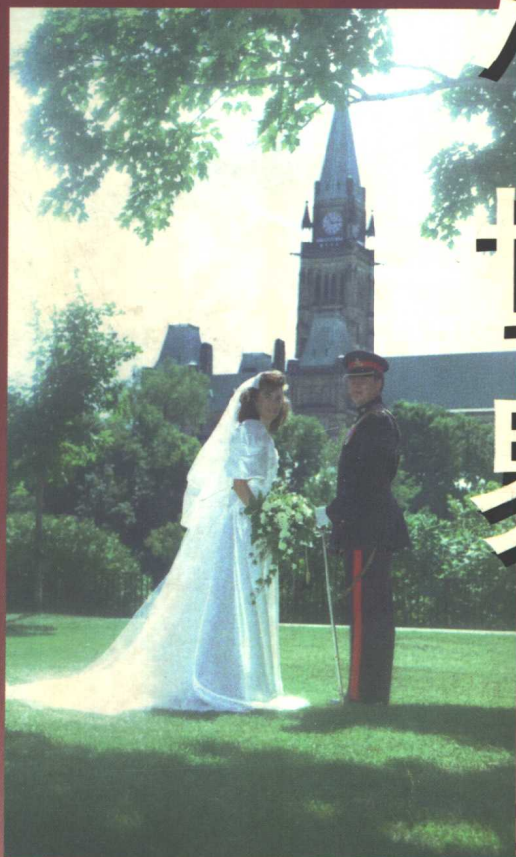


戴维·洛奇文集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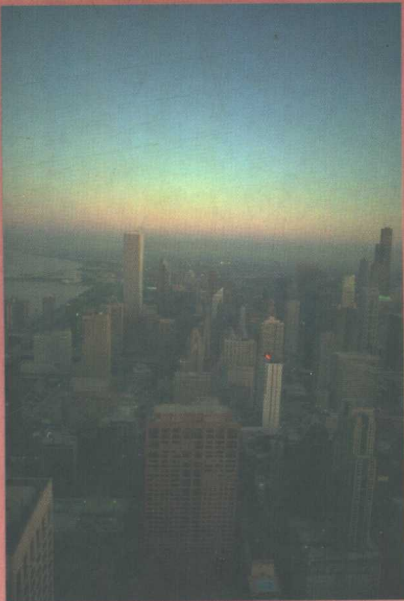
SMALL WORLD

小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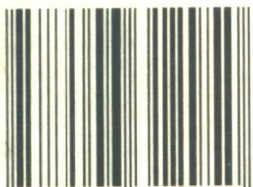
〔英〕戴维·洛奇 著
赵光育译 罗贻荣审校

作家出版社



戴维·洛奇是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型作家，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布克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他的《小世界》被世界众多学者赞誉为是西方的《围城》。该书一经译介到中国，便再版多次，印数已近五万册。国内数十家报刊发表了评介文章近百余篇。无疑，戴维·洛奇是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当代西方著名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以轻松幽默、机智而充满活力见长，往往对人性、文化冲突、婚姻家庭等惯常主题有意想不到的反思，专家称他的作品皆是妙趣横生，满篇珠玑。

ISBN 7-5063-1295-6



9 787506 312950 >

ISBN-7-5063-1295-6/I • 1283

定价：19.50元

S M A L L W O R L D

1561.45
374°

戴维·洛奇文集 (卷三)

167176

小世界

〔英〕戴维·洛奇 著
赵光育译 罗贻荣审校

DAVID LODGE



京电力大 00205738

作家出版社

第一部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柏斯·莫克加里格尔对自己默诵着，他的目光透过满是污垢的玻璃窗格，落在鲁米治^①大学校园的草坪和花坛上。一场不合时令的雪，在上面结成一层硬壳。他最近完成了一篇关于T·S·艾略特^②诗歌的硕士论文，而《荒原》的开篇诗句，也同样可能在五十多个男女的脑际中闪现——他们年龄不等，在同一阶梯教室里的一排排座位上，有的坐着，有的颓然仰靠着。作为英国语言文学的大学教师，他们非常熟悉那首诗，因此他们聚集在这里，英国中部的鲁米治大学，举行年会，但很少人感到快活。

① 鲁米治（古怪的侏儒），系作者杜撰的地名。

② T·S·艾略特，一八八八—一九六五，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前文诗句是其名作《荒原》的开篇首句。

在前一天晚上例行的雪利酒招待会上，沮丧就明显地写在了许多人的脸上。与会者被安排在一座学生公寓里住宿，他们已领教了那里的起居设施。那是一座在一九六九年高等教育兴盛时期匆忙竖起来的楼房，现在，只过了十年，看起来已破旧不堪。他们闷闷不乐地在书房兼卧室的房间里打开行装。到处是裂缝、坑洼的墙壁上，留有褪色的矩形图案，那是它的年轻主人在复活节开始时匆忙揭去的招贴广告的痕迹（有的地方还粘有些许灰泥）。他们已欣赏过那些肮脏和破旧的家具，看了里边满是尘土、没有挂衣钩的壁橱，也检验了那狭窄的床铺——中间的弹簧已松塌，在十年恶作剧和性交的持续不断重压下，完全失去了弹性。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洗脸池，但并不是每个池里都有塞子，或者每个塞子上都有链子；有些龙头拧不开，有些拧开了又关不上。至于要想好好洗个澡，或者上厕所，就非得在那四面通风、迷宫似的走廊里做一番冒险游历，才能找到一个公用盥洗间，那里盆塘、淋浴、厕所一应俱全——可就是，你干任何事都不能避开他人；热水供应也断断续续让人提心吊胆。

对于经常光顾英国地方大学会议的“会油子”来说，这些不便已司空见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极自制地接受下来：什么招待会上的劣质雪利酒啦（一个毫无名气的商标，用斗牛和克拉门科舞蹈家的俗丽图案虚张声势地标明它是西班牙原装），等着他们去吃的晚餐啦——番茄汤、烤牛排、两道蔬菜、果酱、馅饼和牛奶蛋糊——每道菜都因在高温中长时间地烹煮而被尽责地抽去最后一丝鲜味。他们发现比往常更糟的是：这次研讨会，他们住在一个楼里，吃在另一个楼里，而开会讨论却又在主楼里。如此一来他们每天非得在小路和人行道上往返几次，不仅累得够呛，而且积雪还会带来危险和不快。然而，真

正使他们灰心的原因是，与会人数太少且太不够档次。他们在雪利酒会上，彼此都瞟过了对方别在西服翻领上的白色小卡片——卡片上每个人的名字、学校都精巧地印在上边。你得说，这拨人都是平庸之辈。不消几分钟，他们便确认，没有这个专业的名人光临——没有一个，真的。有谁值得他们跑十几英里来相会？更不用说有的人不远千里而来！但他们将在一起生活三天，彼此难离难弃：一日三餐，一天三次酒吧集会，一次长途汽车郊游，一次看戏——强制性的长时间群居，更不必说将要宣读的七篇论文和随后的提问与讨论。在这一切远未结束时，他们就会互相厌烦，就会聊完所有的话题，舒适的坐席安排也会变得乏味无比。他们所熟悉的会议综合症在折磨他们；他们会由于抽烟、喝酒和相当于平日五倍的谈话而呼吸不畅，舌苔发厚，头疼不止。他们预见枯燥无味与疾病注定要伴随他们；这种预见像一块沉重的冰梗在肚子里（那肚子不久也会功能紊乱的）。尽管这样，他们又竭力掩饰这点，假装轻松地聊天，彼此热情和蔼，握手拍肩，灌药似地大口喝下雪利酒。到处都可以见到人们在偷偷地数着会议报到册上的名单——共五十七人，包括家在本地不住宿的人，这实在太令人失望了。

在雪利酒会上，柏斯·莫克加里格尔从一个神情忧郁的老者那里也得到了失望的确证——后者啜饮着一杯桔子汁，眼镜随时都有滑进杯中的危险。他的胸卡上印着“鲁伯特·沙克利夫博士”，黄色卡片表明他是主办单位成员。

“那数字对吗？”柏斯问道，“我不知道该有多少人参加。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参加研讨会。”

“高英教^①会议差别很大，全看它在哪里开；在牛津或剑

① 英国高校英国文学教学研讨会的口语化简称。

桥至少应该有一百五十人参加。我对史沃娄^①说没人会愿意到鲁米治来，可他不听。”

“史沃娄？”

“我们的系主任，”沙克利夫博士似乎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几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他认为我们主办这次会议，就会使鲁米治出名。我怕这是一场美梦。”

“发小卡片的那位就是史沃娄教授吧？”

“不，那是鲍勃·巴斯比，他也同样糟。如果稍有区别的话，或许他更糟。他得意忘形已有好几个星期了，忙着安排郊游之类的事。我想我们将为这些玩艺儿浪费一大笔钱。”沙克利夫的目光越过眼镜上缘，盯着空荡荡的大厅，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非常肯定地说。

“你好，鲁伯特，老伙计，到会的人不太多，是吗？”

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穿天蓝色衣服，边说边用劲地在沙克利夫的肩胛拍了一掌，拍得后者的眼镜从鼻尖上飞了出去。柏斯眼疾手快地抓住它，将它还给了主人。

“哦，是你，登普塞！”沙克利夫叫道，转身朝向这位不速之客。

“名单上只有五十七人，而且其中许多人好像还没露面。”那新来者说。从他的胸卡上可知他是罗宾·登普塞教授，来自英国北部一个新建的大学。他肩宽体壮，有着厚实、过分突出的下腭，可是他那双眼睛，小小的，过分地挤在一起，好像属于别的什么人。如此魁梧的身躯嵌着这么一对小眼珠，更显焦虑与脆弱。鲁伯特·沙克利夫见到登普塞教授并不显得特别高兴，但也无意与他分享自己对研讨会的悲观情绪。

^① 原文 Swallow，“燕子”或“吞咽”之意。

“我敢说许多人都被雪堵住了，”他冷冷地说。“四月的天气这么糟，真令人吃惊。对不起，我看到巴斯比在拚命招手，我猜是油炸土豆片用完了，要不就是缺了什么别的东西。”他借故走开了。

“天哪！”登普塞环顾会场说，“如此场面！我干吗要来？”这句话听上去像反问。可是登普塞随后却一口气对此做了详尽的回答。“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来，是因为我有家在这儿，这似乎是来看他们的好借口——实际上是来看我的孩子们。你知道，我离婚了。我曾在这儿工作过，就是这个系，信不信由你。主啊，看上去他们曾经是多么愚蠢笨拙的家伙，现在还一样，还是那么几张老脸，看来从来没有人挪过窝。如老沙克利夫，从小到大，已在这儿呆了四十年。自然，我尽早离开了。这儿容不下有抱负的人。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们把高级讲师职称给了菲利浦·史沃娄而没给我，尽管我那时已出了三本书，而他实际上没发表过任何东西。现在——你真不会相信——他们更离谱竟把系主任的职位又给了他，而他仍几乎没有发表任何东西。据说，他有一本关于赫兹利特。^①的书——《赫兹利特》。我请你注意——去年就声称出版了，可我从没见过有关它的任何评论——可见不会有多出色。唉，反正，就在他们给菲利浦·史沃娄高级讲师职称时，我对简尼特说，好，就这样，我们走，把房子卖掉，到达林顿去——他们垂青于我已有好长时间了。一去就是高级讲师，并能放手发展我的特殊兴趣——语言学和文体学——这儿的人总是恨这种东西，处处对我使绊子，在我背后对学生说长道短，劝学生逃我的课，我

① 赫兹利特 (William Hazlitt, 一七七八—一八三〇)，英国随笔作家，主要著作有《爱情书册》、《时代精神》。

可以告诉你，我很高兴从鲁米治拂袖而去。那是十年前的事，达林顿还是个小城，现在仍然是，我想，但那是一种挑战，那些学生相当不错，你可能会感到吃惊。不管怎样，我够幸福的了；不幸的是简尼特不喜欢，她一到那地方便讨厌它了。是的，冬天校园里有点荒凉。在城外，你知道，它座落在沼泽边，那时大部分还是预制棚屋。现在好多了，我们已赶走了羊群，而且，最近我们的冶金楼还得了奖。可那时候，唉，不管怎样，我们也卖不掉这里的房子，抵押被冻结了，所以简尼特决定继续留在鲁米治一段时间。我们想，不管怎样这对孩子们好一些，德斯蒙初中就要毕业了。所以我买了月票，每个周末乘车回家。唔，几乎是每个周末，这对简尼特来说有点难熬，当然，我也难熬。然后我遇上了这姑娘，是我的一个研究生。唉，你可以想象，我在那儿真有点孤独，当你感觉到这一点时，这种事也就难以避免了。我对简尼特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她知道了那姑娘的事，你明白……”

他突然收住话头，皱皱眉头，啜了口杯中的酒。“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一切，”他说着，一边用有些怨恨的目光打量着柏斯。对此情景，柏斯同样迷惑不解，好几分钟都缓不过神来。“我甚至不知道你是谁，”他弯腰凑上去看柏斯胸前的身份卡。“利默瑞克^①学院，嗯？”他对柏斯不怀好意地斜斜眼说。“有一个年轻的讲师来自利默瑞克……我猜所有的人都对你说过这句话。”

① 爱尔兰南部芒斯特省之一郡。也是一种五行打油诗的名称，据说因其有“你是否要来利默瑞克”的迭句而得名；爱德华所著《胡言乱语集》使这种形式广为流行，其中典型的句子如“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来自威尔兹，踩着高跷来到英格兰。”

“差不多所有的人，”柏斯承认。“可是，你知道几乎没有
人能说出第二行。没有多少词可与‘利默瑞克’押韵。”

“‘蘸灯芯’^① 怎么样？”登普塞沉思片刻说。“它应该可
以。”

“它是什么意思？”

登普塞一脸惊讶。“嗯，它们的意思嘛，你知道，就是上
床，做爱。”

柏斯脸红了。“韵律全错了，”他说，“‘利默瑞克’是扬抑
抑格。”

“哦？那么‘蘸灯芯’是什么？”

“我宁可说它是没有尾韵的扬抑格。”

“真的这么认为？你对韵律学感兴趣，是吗？”

“嗯，我想是的。”

“我敢打赌你自己也写诗，是吗？”

“噢，是的，我写。”

“我猜对了。你看起来就像个诗人。干这行可赚不了钱，
你知道。”

“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柏斯说。“后来你和那姑娘结婚
了吗？”

“什么？”

“那研究生，你娶了她吗？”

“哦，不，不，她已远走高飞了。最终跟所有那些女人一
样。”登普塞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

“那你妻子不让你回去了吧？”

“对，她能吗？她现在有了另一个家伙。”

① 原文“蘸灯芯”(dip wick)与“利默瑞克”(Limerick)押韵。

“我很遗憾。”柏斯说。

“哦，我不能让它打垮我，”登普塞毫无自信地说。“我不后悔调走。那是个好地方，达林顿。他们刚刚特意为我购置了一台电脑。”

“现在你是教授了。”柏斯满怀敬意地说。

“是的，现在我是教授了。”登普塞同意这一说法。“当然，史沃娄也是。”当他补上后一句时，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到底哪一个是史沃娄教授？”柏斯环顾大厅问道。

“他就在此地某处。”登普塞极不情愿地扫视着那些酒客，寻找菲力浦·史沃娄。

就在此刻，那凝聚与会者三五成群在那儿聊天的网结好像松弛了、散开了，似乎被某种魔力推动着，人们在柏斯和大门之间挤开了一条通道。那儿，一个他此生从未见过的美丽绝伦的姑娘在门口踟蹰不前。她高挑的个儿，神情优雅，有着丰满的女性体态，黧黑的肤色奶油般细腻；乌黑发亮的卷发垂下双肩，简朴的毛线外衣也是黑色，开领低至前胸。她款款走进大厅，从女招待递来的托盘中拿起一杯雪利酒。她没有马上喝，只是将杯子举在脸旁，似乎那是一朵花儿。她用右手食指与拇指捏住杯子的细高脚，左手横在腰前托着右肘。她那双眼睛黑似泥煤潭，正从杯子上沿朝柏斯瞅来，似乎在用淡淡的微笑向他致意。她将杯子举到唇边，嘴唇红润，下唇微肿，好像被什么东西螫过一下。她喝了口酒，下咽时，他在她喉咙处看到了在皮肤下滑动的肌肉。“神圣的上帝啊！”柏斯喘着气又一次低声默诵，这次引自《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①。

这时，使他极为恼火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看起来颇有几

①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一八八二——一九四一）的自传作品。

分要人之气的中年人，急匆匆地闯进来欢迎那女孩，挡住了柏斯的视线。此人蓄着银灰色胡须，相当有精神，脑后勺和两边长着不少同样颜色的波浪型头发，但头顶却已稀稀落落。

“那就是史沃娄。”登普塞说。

“什么？”柏斯从恍惚中回过神来，问道。“那个男人就是史沃娄，他正在与刚进来的那个倩女孩聊天。她穿着黑色外套，或者我得说是半穿着它？看起来史沃娄是在一饱眼福，不是吗？”

柏斯脸红了，一股骑士之气激励着他，使他挺起胸膛，要保护那姑娘免受欺侮。史沃娄教授凑上去细看她胸前的身份卡时，看上去的确在无礼地往下盯着她低领处的袒胸。

“好一对门环，你不想这样说吗？”登普塞评论说。

柏斯凶狠地转向他：“门环？门环？你为什么竟那样称呼它们？”

登普塞后退几步，“冷静点。那么你怎么称呼它们？”

“我宁可把它们称作……我宁可把它们称作……肉体圣殿上的一对圆顶盖。”柏斯说。

“天哪，你真是个诗人，不是吗？瞧，对不起，我想趁早再去弄杯雪利酒。”登普塞挤过人群，向离他最近的侍者走去，撇下柏斯孤身一人。

可他并非孤身一人！真是奇迹，那女孩实实在在地在他身边出现。

“您好，您叫什么名字？”她边问边打量他胸前的身份卡，“不戴眼镜我看不清这小卡片上的字。”她的嗓音强劲有力但悦耳动听，带着轻微的美国口音，但另外还有一丝他不能辨认的其它口音。

“柏斯·莫克加里格尔——来自利默瑞克。”柏斯急切地回

答道。

“柏斯？柏西华尔^①的简称？”

“就算是吧，”柏斯说，“如果你愿意那么说。”

那女孩笑了，露出十分匀称且十分洁白的牙齿。“你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愿意那么说？”

“这是‘皮尔斯’的异体。”他给她拼出来。

“哦，像《为芬尼根守灵》^②一书中那样！柏斯·欧雷利的民谣。”

“一点不错。柏斯，皮尔斯，皮伊尔斯——如果它们不是都与柏西华尔有关，我才会感到怪呢。柏西华尔，就是它，乔伊斯可能这样说过。”他补充说，并得到了她另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笑。

“那么莫克加里尔呢？”

“这是一个古老的爱尔兰名字，意为‘超级猛士之子’。”

“做到名符其实一定得花许多精力吧。”

“我会尽力而为，”柏斯说。“那么你自己的名字是……？”他将头倾向她那魅力无穷的胸脯，欣赏着。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史沃娄教授想看清别在那里的那张小卡片，几乎把鼻子凑上去，原来那名字不像别人那样用黑体打印上去的，而是用极小的手写体写在上面。“A·L·帕伯斯特，”近乎吝啬的标识，也看不出她是属于哪所大学的。

“安吉丽卡^③。”她主动说。

① 十二世纪法国作家特洛伊（Christian de Troyes）所著罗曼司《柏西华尔或圣杯骑士》中天真纯朴、能抵御诱惑的骑士。

② 乔伊斯的最后部长篇小说，为意识流的经典作品。

③ 《疯狂的奥兰多》中美丽而轻浮的女主人公，奥兰多疯狂追逐的对象名叫安吉丽卡。

“安吉丽卡!”柏斯几乎是从肺腑中呼出这几个音节。“多美的名字!”

“可帕伯斯特有些疲沓，不是吗?不能与‘超级猛士之子’媲美。”

“那可能是个德国名字吧。”

“我猜测它最初是个德国名字，不过家父是荷兰人。”

“你看起来不像德国人也不像荷兰人。”

“不像?”她莞尔一笑。“那我长得像什么人?”

“你像爱尔兰人。你使我想起爱尔兰西南部的女人，她们的祖辈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水兵通婚——那支舰队在一五八八年的大风暴中，在芒斯特海岸失事——她们恰恰就有着你这种外貌。”

“多么浪漫的想象!那也许是真的。我对自己的籍贯却一无所知。”

“怎么会这样?”

“我是被人收养的孩子。”

“‘L’表示什么?”

“一个相当无聊的名称。我最好不告诉你。”

“那为什么要写上它呢?”

“在学术界如果你用字母缩写姓名，人们会以为你是男人而更为认真地对待你。”

“没有人会把你错当成男人的，安吉丽卡!”柏斯诚心诚意地说。

“我是指通信，或者发表文章时。”

“你发表了很多文章吗?”

“不，不多。嗯，实际上，现在还没有。我还在读博士。你刚才说你在利默瑞克教书?你们系大吗?”

“不太大，”柏斯说，“事实上，我们只有三个人。那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农学院，只是最近才开始设置普通文科学位。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你真正的父母是谁吗？”

“一无所知，我是个弃儿。”

“他们是在哪里发现你的？我这样问是不是不礼貌？”

“考虑到我们只是刚认识，可以说有点不合适，”安吉丽卡说，“但别在意。我是在 KLM^① 机上厕所里被发现的，当时那架飞机正从纽约飞往阿姆斯特丹。我刚生下六周。没人知道我会在那里。”

“是帕柏斯特先生发现你的吗？”

“不，爸爸那时是 KLM 的总经理。他和妈咪收养了我，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你们系真的只有三名教职员工吗？”

“对。莫克克里迪教授——他教古代英国文学，还有昆兰博士——中古英国文学，我教现代英国文学。”

“什么，无所不包？从莎士比亚到……？”

“T·S·艾略特。我的项士论文就是论莎士比亚对艾略特的影响。”

“你一定累得要命。”

“还好，说实在的，我们学生不多。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莫克克里迪教授信奉韬光养晦……你自己呢，安吉丽卡？你在哪里任教？”

“我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安吉丽卡皱皱眉，有点心不在焉地朝四周环顾，似乎正在寻找职业，以致于柏斯漏掉了下面一句话的关键词。“我在……代点零课。”她说，“可现在我得努力完成博士论文。”

①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什么内容？”柏斯问。

安吉丽卡将她黑炭般的眼睛转向柏斯。“罗曼司^①。”她说。

这时，响起了开饭的铃声，一股人潮涌向出口，柏斯和安吉丽卡被挤开了。令他懊恼的是，吃饭时，他被迫坐在两个中古学者之间，一个来自牛津，一个来自阿伯里斯威斯。他们在椅子上以危险的角度后仰着身子，在柏斯身后展开一场关于乔叟诗韵学的热烈讨论；而柏斯则俯身向前凑在皮鞋革似的烤牛排上，羡慕的眼光则投向桌子的另一端——那里菲利浦·史沃娄和罗宾·登普塞正争先恐后地向安吉丽卡·帕伯斯特献着殷勤。

“如果你是在找肉汁的话，年轻人，它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说话声来自一位年长的女士，她就坐在柏斯对面。嗓音虽然尖厉，但表情友好。当柏斯表示牛排不用加肉汁时，她才允许自己露出赞同地一笑。她穿着黑绸衣服，式样陈旧，一头白发被整齐地挽在一个饰有小墨玉珠子的发网里。她的身份卡表明她是剑桥格顿学院的西比尔·梅顿小姐。“退休好几年了，”她解释道，“但只要有可能，我仍然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它有助于我保持年轻。”

柏斯问起她的学术兴趣。

“我想你会把我称作民俗学家的，”她说，“我是杰西·韦斯顿^②的学生。你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① Romance 一般译为“传奇文学”，但它作为一种文体的含义显然与中国的传奇不太一样。故采用音译。

② 杰西·韦斯顿，十九～二十世纪新西兰英语女作家。

“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莎士比亚与艾略特的。”

“那么毫无疑问你熟悉韦斯顿小姐的著作《从仪式到罗曼司》^①吧？艾略特先生的《荒原》从此书吸取了大量的意象与隐喻。”

“我的确熟悉。”柏斯说。

“她争辩道，”梅顿小姐继续说道，完全没理会柏斯的回答“与亚瑟王圆桌骑士有关的对圣杯的寻找，仅仅在表面上是一个基督教传说，而它真正含义只有在异教的生殖仪式里才能找到。如果艾略特自始至终都记住她的这一发现，我们就看不到他晚期诗作中那些伤感的宗教情绪了。”

“嗯，”柏斯抚慰地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圣杯。对于艾略特，它是宗教信仰，但对于别人，它可能是名誉，或者对一位好女子的爱。”

“请把肉汁递过来，行吗？”那位牛津中古学者说。柏斯遵命。

“所有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性，”梅顿小姐坚定地宣称，“生命力使自己时时得以新生，”她发亮的眼睛盯着牛津中古学者手里的肉汁盘子。“圣杯，举例说，是远古和宇宙诞生的女性象征。”（牛津中古学者似乎意识到了他独享肉汁欠妥。）“圣杯的茎杆，据说就是刺进基督肋部的那根矛，显然象征男性生殖器。《荒原》的确是艾略特对阳萎与不育的恐惧。”

“我以前听说过这种理论，”柏斯说，“但我觉得这太简单化了。”

“我完全同意，”牛津中古学者插嘴道，“这种阳具象征的论调大都陈腐不堪！”他将刀子向空中戳去，以强调这个观点。

^① 或译为《从祭仪到神话》《从仪式到传奇》等。